

也是浦城舊事

——我敬仰的彥公

●石永貴

名人巷裡冠蓋雲集

彥公來台灣後，就住在台北市龍泉街（現更名為師大路）八十六巷，那是真正的名人巷。八十六巷是介於浦城街與龍泉街之間，而我緊住在泰順街五十四巷，一條長巷直通，而隔著二條橫巷，我家則介於龍泉街與泰順街之間。

龍泉街八十六巷與泰順街五十四巷不同。八十六巷都是當時在朝的名人所居，也是政府自大陸撤退後，追隨先總統蔣公介石左右的黨政重要負責人士，五十四巷則是軍眷（聯勤）和中央社的宿舍，家父因為在台灣工礦公司服務，乃承其好友趙天水先生之助，有一宿舍作為棲身之地，起初我們和好幾戶人家就擠在那裏。

地靈人傑，日夜耳濡目染，真是有一種無上仰之彌高敬仰之心，日後無論從事任何工作，對於做人做事都有很大的影響。

八十六巷的名人，就我記憶所及，有：張其昀先生、鄭彥棻先生、周宏濤先生、曹聖芬先生、熊丸先生、田炯錦先生等等，再往前走，就是浦城街了，有錢大鈞先生、張靜愚先生、我所寫

的「浦城舊事」主人周大瑤先生的周府（周先生對台灣糖業很有貢獻，其公子腓力，由「附中才子」、「台大才子」成為「文學才子」，就在這一帶。）

我所講的，當時的八十六巷，雖然冠蓋雲集，有的位在中樞，有的接近領袖左右，但是，除了春節拜年外，並沒有車水馬龍之聲，相反的，是靜寂的地帶。

因為是日式洋房，裡邊的動作舉止，往往也會傳至牆外，而各人的風範，朝夕之間，也能體會，對我來說，在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

無論做執政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教育部長、國防研究院主任的張其昀先生，真是讀書人的典型，總是早出晚歸，節儉成性，屋裏連一絲燈光也沒有，他深夜歸來，手裏拿的臂裏夾的，都是資料，都是書報，輕聲與司機交代明天的行程後，就進入屋內。沒有一點架子，也沒有一點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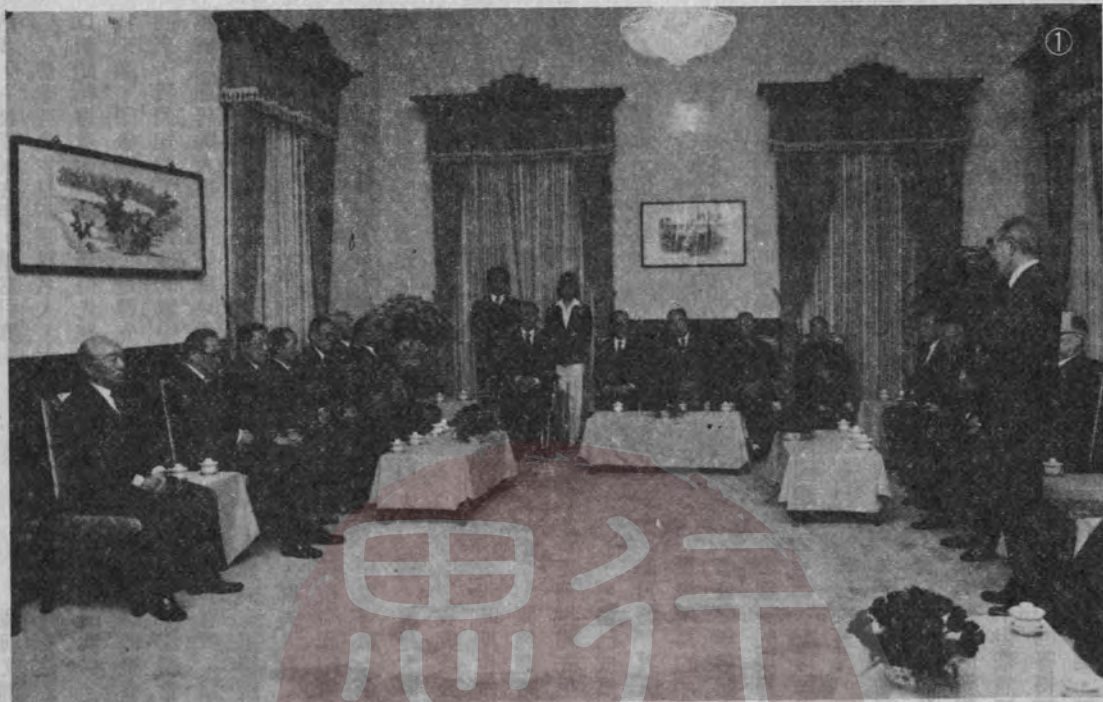
周宏濤先生，無論在總統府、在中央黨部、在官邸、在財政界，台前台後，都有一時代的影

響，是權力中心的核心人物。就鄰居而言，他的已故夫人——朱光潤女士，給予我們的印象，更為深刻。那個時候，朱醫師就在同巷不遠另興建出一棟，作為診所，二屋之隔並不遠，常常看到朱醫師往來家裡與診所之間。朱醫師名氣就很大，當時，據說外國人——美國人來看病，要以美金計，但她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舉止非常溫靜，眼睛看著腳尖，低首輕步往前走。無論就他先生的地位，或她在醫界的名氣，相對的，更顯示出她的修養。

彥公笑聲特有標幟

還有一位名醫——熊丸先生，多年來，都是先總統蔣公的「御醫」，生活不算艱苦，但很辛苦，平常，除了門口有個牌子「熊寓」，看不出「總統御醫在此」的風光，其後他擔任台北醫學院院長，常有一部過時的老爺車停在門口，是很顯然的標幟，這部老爺車，與熊醫師的身材很相稱，但與他的身份並不調和。

田炯錦先生是位好好先生，後來雖貴為司法院長，但給鄰居的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早晚外出



鄭彥棻紀念圖照

①鄭資政彥棻(中右一)應邀參加李總統登輝宴會時留影。

②鄭資政彥棻偕夫人與孫子女合影。



散步，一枝拐杖在手，穩當可靠。

曹聖芬先生是新聞界名人，大陸撤退前後，以新聞秘書身份，朝夕隨侍先總統蔣公左右。對我來講，印象較深刻的，是曹先生自米蘇里學成回來，我們知道，因為他的家中準備粉刷一番，也成為鄭居間大事，可見當時生活的清苦。

現在言歸正傳，說到本文主人公，給我印象較深刻的，還是後來我們熟悉的——爽朗的笑聲，清澈的談話。彥公好客，鄉親也較多。因此，從鄭府傳出來的聲音，多半是我們聽不懂的廣東話。我們聽得到的，還是他的笑聲，牆外巷口，似乎都可以聽見。

這都是浦城舊事外一章。

這一短短的巷子，當時真是集權貴於一身，顯赫一時，但卻過著比平民還平民的生活，這就是台灣有今天的原因。

彥公就是一位典型。

識其快婿鄭府作客

我和彥公有深一層的關係，那是因為我與他的快婿——洪文湘兄是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國建班第三期同班同學。

我與文湘的關係，還不止同班同學，數個月相處，我們都是坦誠相見，在一起洗疏曠澡，很舒服也很痛快。那些日子過著真是無憂無慮的生活。

文湘是我國電腦教育專家，曾擔任台大商學系教授、系主任、及商學研究所主任，是我國早期對於電腦教育很有貢獻的先驅者。

我與文湘相識的時候，彥公已自政界退隱，

文湘談及岳丈大人，總是笑嘻嘻的尊敬備至，由於這層關係，內人與我，曾到鄭府作客，享受一頓溫馨的晚餐，鄭夫人倫蘊珊女士還健在，內人與我深深體會出一位德淑女性的典型，當時也是滿容春風，當晚的客人，都是文湘雪茵的朋友，鄭夫人招待親切，我們感受到彥公的事業與家庭，鄭夫人有很大的勞績。（同類型的夫人，還有一位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是令我肅然起敬的，是袁守謙（企止）夫人，她是名導演陳耀圻岳母，真是大家閨範的典型。）

我與彥公還有一層關係，是同業，原來彥公少年時期也做過記者。

偶然翻閱舊報香港工商日報，這是彥公的好友何世禮先生所主辦的，在香港很有歷史與地位，可惜已成絕響。在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一日工商日報「其人其事」一欄中，由台灣老牌記者黃麗飛所寫的「鄭彥榮由校對到記者」一文，提到彥公早年當記者受到吳鼎新禮遇的事蹟，這是彥公親身的現身說法：

「記得民國六年我才十五歲，就到廣州采風報當校對員，因為做事認真，而且負責努力，不久便升為外勤記者。有一次我到廣東省長公署教育科（當時的教育科相當後來教育廳）採集有關教育行政的資料，吳科長對我這十六歲的小記者，不但毫無輕視，而且非常誠懇，對我提出的問題，回答得詳細；對我所需要的東西，都使我很滿足。談到中午下班，吳先生有事要離開，他見我工作還未完成，囑我不必著急，並於行

前特地叫人買了一碗麵回來招待我，使我不致挨餓，他那種長者風範，使我永遠不能忘記。」

方面大員出身記者

我所以稱黃麗飛先生為老牌記者，是有道理的，他在民國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六十年代，都在做記者。對於僑務以及國會新聞，黃先生特別有興趣，都親自採訪，他彷彿主持一家通訊社，唱獨角戲的。那個時候，採訪新聞沒有今天激烈。黃先生自有風格，經常帶著他心愛的小女兒採訪新聞，他那小女兒正在讀幼稚園，大概上、下學接送關係，父女情深，饒有風趣。這是幾句閒話。

彥公思想與文筆頗健，難能可貴的，常在新聞時事中找題目，寫出極有份量的文章，有一次我在台灣新生報服務的時候，他寫了有關五權憲法與地方自治的宏文，文成之後，打電話來，「要我指教」，我立即前往鄭公館。文章早已寫好了，他像一位教授一樣，分析來龍去脈，真是出口皆文章。這一見文章心喜，一談三民主義就開心的心情，就如王雲五先生一樣。

王岫公（王雲五字岫雲）與彥公有許多相似之處，甚至神似，他們二位是廣東同鄉，是南國人傑，王岫公與我是師生之誼。我也常常到王府催稿取稿，多在清晨四時，岫師一面寫一面要我坐在旁邊喝茶，參與意見，邊寫邊談邊唸，寫文章流露出無限樂趣，寫文章真是一種享受。

歷史是人寫出來的，歷史更是人創造出來的。

而人之所以能創造歷史，在於精神，由於精神的貫注，而形成一個時代的人物與志節。

存亡之秋出膺艱鉅

彥公自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元月先總統宣告引退時，便提名他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負起了操慮渡危的大責重任，這是領袖的識人之明，彥公也不負領袖所期。

政府完全自大陸撤退，革命事業本一起從頭做起，痛定思痛，忍辱負重，而能成一代之事業，能成為中華民族再起之大業。人才輩出，是其主因。在這個時期，無論黨務、政務、科學、經

濟、農業……，真是人才輩出，匯集而成今天的「台灣經驗」，也驗證了先總統蔣公：「中興以人才為本」的精神與制度。

彥公無論主持黨務、政務、參贊中樞，都完成一個時代的使命。

例如今日在海外開花結果的僑生僑教僑務，都是彥公主持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以及兼掌僑務委員會委員長苦思力行的結果。

「華僑為革命之母」，大家耳熟能詳，對於增進華僑與祖國的關係，華僑對於革命的貢獻，再恰當不過的一句話。在先總統一些重要有關華僑訓詞中，常常見到的一句話，華僑也以此為傲。「華僑為革命之母」是國父講的，這是大家

都知道的。事實上，這是彥公研究國父革命與華僑血肉相連關係，而得出的結晶，乃用在先總統的文告訓詞中。

彥公的精神，就是研究與開拓的精神，他能無中生有，他也把不可能化為可能，這也就是革命者的精神。

認真與確實，是彥公做學問與做事的精神。因之，事無大小，都要求「認真」與「確實」。

思想淵源偉人哲思

我從彥公的著作中以及平日的言行中，體會彥公有今天一以貫之的精神，完全得自思想——偉人思想。

三個人對他影響很大，三個人的思想言行，成為他一生實踐力行的楷模。這三個人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教育家鄒魯（海濱）先生以及先總統蔣公。

彥公在就讀於廣東高師時，即曾三次親聆國父演講，一次面謁。

在鄒魯校長介紹鼓勵下，加入中國國民黨。此後，他就成為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行必行三民主義，敬必敬國父，尊必尊海濱先生，行必行總裁的力行哲學。

人類藉著思想與言行，而能源遠流長，彥公是一位革命的思想家、實行家，由於無私無我，而能無憂無慮。

因感於一位偉人的誕生，必有時代背景，思想的命脈與人物的景行，永貴有幸追隨彥公並承其教誨，實在感到彥公就是一位偉人的典型。



上圖：民國三十六年，鄭彥棻（左）、蔣經國（左二）、倪文亞（左三）同登廬山。

右圖：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鄭彥棻（右）、蔣經國，同在金門大武山遙望大陸。





①

①鄭彥棻伉儷觀賞長公子至豪（左）與次公子至剛（右二）下象棋。

②民國69年春，鄭彥棻伉儷（左三、四）在女婿家與四婿四女五外孫合影。



②